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家將 第二十六回 魯國公三赴寒江關 薛丁山三請樊梨花

樊梨花見了程咬金，不由得心潮翻滾，件件往事湧上心頭，真是酸甜苦辣，啥味都有。她有心不理老程，又覺與情理不合。思前想後，最後打定了主意，用手一指：「魯國公，我過去對您是十分尊重，以為您對人熱心腸，見義勇為，誰知道您心懷叵測，瞎話連篇，使我幾次吃虧上當，把我家害到這等程度，您還有何臉面前來見我？」樊梨花剛說到這，何氏老太太用拐棍兒拄地咚咚直響：「程咬金你個老東西，你可把我們給坑苦了哇，這個冤孽債叫我們啥時還完？就這你還嫌不夠，又跑來攪和了。」程咬金打定主意，一語不發，靜靜地聽著，還不住地點頭。等梨花母女話語停住了，老程這才拔了拔腰板兒：「老夫人，姑娘，你們說得都對，我程咬金是對不起你們。以前我是騙了你們。可誰讓我遇見了薛丁山這個冤孽呢？不過這次我來可跟上兩次不同，我是來給你們捎個信兒，大元帥薛仁貴陣亡了。屈指算來半月掛零了。」梨花母女聞聽此言就是一驚，她們也真心疼。從幾次的接觸，她發現薛仁貴人品端正，平等待人，那個人太好了。而且薛仁貴名貫九州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，怎麼落了這麼個結果呢？連何氏老太太也不哭了，瞪著眼就問：「薛大帥怎麼陣亡的？」，「別提了。梨花呀，你都猜不到。你知道怎麼死的？讓薛丁山給射死的。」

「啊！」樊梨花大吃一驚，「老國公此話當真？」，「這事我能說瞎話嗎？千真萬確呀！」，「為什麼他要射死他爹？」，「唉，姑娘不知聽我講來。自從你走了以後，我們營盤一陣大亂。還用問嗎？把皇上氣得死去活來，大帥哇哇吐血，斷絕父子之情，把薛丁山又拉去勞軍營。大帥一病不起，後來好容易見點兒好，那個丑鬼楊凡又討敵罵陣。不但他來了，還把他老師，一個歪脖子老道叫扭頭祖，也給搬出來了。我們大元帥帶病出陣，累得不得了，被楊凡困在白虎陣。竇一虎、秦漢浴血奮戰，闖連營出來給大營報信，我們才在勞軍營救出薛丁山，叫他帶罪立功。要說這小子也不善，一聽說他爹被困也急眼了，槍挑鐵滑車闖進出口，打破白虎廟，正巧有個番將要刺殺平西王，薛丁山就射了一箭，意思射那番將，結果沒瞄準，正好射他爹脖子上，大帥氣絕身亡。要說薛丁山有意把他爹射死，那叫屈枉人。不管怎麼說，他爹是死在他手下，好說不好聽啊。另外姑娘我再告訴你，福不雙至禍不單行。他們剛從大陣裡出來，樹林裡出來個老道，就是雲蒙山水簾洞的王禪老祖，大罵薛丁山，斷絕師徒之情，收回十寶，這薛丁山有多慘吧，連當兵的都不給他說好話。當然了，這小子現在悔恨得了不得，見誰給誰磕頭，見誰給誰說好話，痛不欲生。我發現他兩眼發直，怕他尋短見，暗中派人監視，要不是看著，他非自殺不可。後來我跟皇上商量，這才給你送信兒。我不是請你，就是讓你高興高興。皇上叫我問問你怎麼才能出這口氣，薛丁山個人也說了，只要姑娘能出氣，殺剛存留聽你自便。你要說拿繩把他捆到寒江關，我馬上就照辦，把薛丁山立即鎖帶，送到你府來。老夫人也在這嗎，拿剪子剪他，拿錐子紮他，摳他的眼睛都隨便，薛丁山決無怨言。你們看看怎麼處分他合適，我就為這事來的。」程咬金不說瞎話也說點兒，裡邊摻糠使水，明明來請樊梨花可他那麼說，轉個彎子慢慢說。這說明老程經驗豐富，足智多謀。

樊小姐聽完以後，真似把抓柔腸、亂箭穿心一樣，對薛丁山又恨，多少還有點可憐。她要不愛薛丁山能以身相許嗎？況且還是兩個老師做的主，已經洞房花燭了，結果鬧出這些不幸的事來。恨是恨愛是愛，小姐心裡的事有口難言，頭一低眼淚掉下來了。程咬金一看有門兒：「姑娘，再告訴你吧，唐營現在一蹶不振哪！你想想，傷兵損將，大帥陣亡，死了多少人啦，這仗還有法兒打嗎？乾脆就等著投降吧。我看大唐朝沒希望了，連腳下這座寒江關也得讓給三川六國。我也寒心透啦，這次來把這些事給你們說清楚，然後回京城，我是辭官不做回家為民了。這些不順心的事實在叫人寒心哪。」老程說完，不斷長吁短歎。

樊梨花止不住問道：「老人家，皇上準備怎麼辦呢？」，「皇上準備怎麼辦那能行嗎？大伙都說讓你金台拜帥，執掌軍權，你能幹嗎？要攔我我也不乾哪，那那白說嗎？姑娘，你要高興高興，應該拍手稱快。該！這是薛丁山作出來的禍，他怪不得旁人。我看現在還沒到時候。」程咬金說這是順著樊梨花罵薛丁山。

梨花姑娘何等聰明，回味他話裡的意思，知道有意請自己出頭。梨花姑娘說道：「老人家，你不要再拐彎抹角了，我知道你是為請我而來。我就是再不樂意，再覺委屈，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，我也不能袖手旁觀。」老太太一聽急了：「你又上他的當了，說什麼我這回也不同意。」，「娘啊，您聽我說。魯國公，要我出頭得有個條件，就這麼糊裡八塗的不行。」老程趕緊接上說道：「姑娘，有什麼條件你儘管提吧，說出來我就照辦。」，「第一，得有比您身份高的人請我才行，因為我對您也不相信，要是萬歲能來，我馬上就去；第二，薛丁山是否已經痛改前非了，這我得親自考察，我要他青衣小帽步下寒江，進寒江一步一頭磕到我府，然後向我賠禮認錯，聽任發落。他要能做到這些，我和他言歸幹好，如若不能，就徹底決裂！」

老程聽罷滿心歡喜：「痛快，梨花呀，你說到我心眼兒裡去了。的確是這樣。第一，要叫我請你也確實不稱職，不過叫皇上親自來怕也不合適，這麼辦行不行，讓太子李治登門請你，怎麼樣？」，「可以，只要太子能登我家門檻兒一步，我馬上就跟著走。」，「好啦，一言為定啊。關於丁山的事，你提得不過分，理應該他如此，他要稍有一點不誠心誠意，你就不要輕饒他，也給我這老頭子出出氣。」

兩下裡越說話越投機，大廳裡的氣氛當時就緩和了。何氏老夫人在大廳裡擺下宴席，款待老程。程咬金大事辦妥，再也無心飲酒，匆匆吃過三杯，便向樊家母女告辭，快馬加鞭，返回前敵，向皇上作了彙報，討得了皇王聖旨，這才連夜起程，趕奔長安。

程咬金日夜兼程，一路風霜，非是一日，這一天來到京都長安。他家也沒回，徑直趕奔八寶金殿，正值太子李治升坐九龍口，審理朝政。殿頭官啟奏一聲，說是魯國公程咬金要見殿下千歲，李治馬上宣召上殿。

眾大臣一看老程回京了，都高興得不得了，只是有礙於禮法，不敢過來問候。程咬金腆著大肚子來到龍書案前，躬身施禮：「殿下在上，臣程咬金見駕，千歲千歲。」太子拿程咬金當老前輩，趕緊欠身離坐，從龍書案後頭轉過來，躬身施禮：「老人家一路辛苦，您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」繡龍墩擺過來，老程穩當當一坐，李治就問兩軍陣前的情況。程咬金未曾說話口打咳聲，如實把陣前的事講說一遍。當說到大帥陣亡時，文武大臣全哭了，李治也掉了眼淚。太子問道：「老國公進京究竟為的是什麼？」，「千歲呀，我來求你了。第一，我要三萬軍隊；第二，要勞你的金身大駕，跟臣趕奔一趟寒江關，你要不出頭這事就麻煩了。」，「噢？！什麼事情叫我趕奔寒江關？」程咬金沒隱瞞把事情講了講，接著又拿出了聖旨。李治說：「為國求賢，只要我能辦到的，這算個什麼，我隨你一同去罷。」第二天李治刷旨，在羽林軍中選出三萬鐵甲軍，這些軍隊一是保護李治，二是交付前線使用，因為攻打白虎陣死的人太多了。老程在京裡只呆了三天，便陪著太子趕奔寒江關。

一路無話，這一日來到寒江關。花刀將陳忠率闔城文武出城接駕，李治的行宮就在帥府。一切安排完了，李治問程咬金：「樊梨花的家在哪兒？現在我就去。」，「殿下兒也太著急了。你先歇一晚上，我去打個招呼，讓府裡也好有個準備。」這才把李治勸住。

當天晚上程咬金到了樊府，告訴何氏老太太和樊梨花，「殿下已到寒江關。明天吃罷早飯太子就來，你們做個準備。」樊梨花真沒想到李世民父子為國求賢能這麼辦事，那是大唐朝的儲君哪！到我們家來有多光榮啊！我這次再出頭，是太子親自把我請去的，名正言順，心裡也挺歡喜。當天晚上命僕人、婆子、老媽兒把府裡重新收拾收拾，院裡掃得十分乾淨，府門內外張燈結綵，準備迎接太子。

次日早飯畢，鼓樂之聲來到府門。何氏老太太、樊梨花、梨花的二位嫂子、府裡的僕人都在府門外恭候，程咬金陪著李治來到府門前，太子下馬，樊梨花眾人跪拜在地。程咬金給作了介紹，李治賜平身，一同進了樊府。太子在大廳中央椅子上坐下，梨花領著全家人二次朝拜殿下，李治又賜平身，大家這才站起來，僕人等紛紛退下。程咬金又當面向太子介紹了樊梨花如何英勇，如何給我們幫忙。殿下口打咳聲：「樊小姐，魯國公都跟我說過，薛丁山做事不對，得罪了小姐，才有今日的下場。樊小姐，千不看萬不

看，看在本殿下下的分上，無論如何你要幫兵助陣，我特地請你來了。」說著話李治躬身就拜。李治這一拜，樊梨花多大氣也沒了。她往旁邊一閃身，趕緊跪倒：「臣妾擔待不住。」程咬金樂了：「怎麼樣，梨花，我說話算數吧，太子親自登門了，這回你滿意了嗎？」，「滿意了。」，「能幫忙嗎？」，「能幫忙。」，「妥了。擺飯，今天我老頭子多吃點，太子也在這吃飯。」這是樊梨花沒想到的，這是賞給老樊家的特殊榮耀。

樊梨花馬上傳話盛排筵宴。酒席宴前，太子問梨花道：「樊姑娘，你的事情魯國公都對本御講了。你心裡還有什麼委屈，有什麼要求，給本御說一說吧。」樊梨花想起往事，不由得淚如雨下，為了使薛丁山能夠真正痛改前非，她向太子數說了薛丁山的四大罪狀，最主要的有四條：一、為國擋賢；二、射死天倫；三、恩將仇報；四、大逆不道。太子聽罷心中大怒，想不到薛丁山竟是這樣一個人。回憶當初在御校場比武奪狀元，那是何等的英雄，要不然怎麼會加封他為龍虎狀元、十寶大將、二路元帥呢？現在看來是看錯人了。太子想罷多時，對樊梨花說道：「你訴的這些苦，本殿一定給你作主，讓你出氣。但是我這次來的目的你也知道，希望姑娘能以國事為重，擔起重任才是。」樊小姐見太子如此謙恭，如此誠懇，不好推辭，便點頭從命。李治當時把三萬鐵甲軍的兵符令箭交於梨花，責成她在寒江關練兵，並告訴她：「我現在起身趕奔前敵，見著薛丁山一定叫他到寒江關來聘請樊小姐。你啥時候出了氣，啥時候領兵帶隊趕奔前敵，到那裡由聖上正式任命你的官職，你看如何？」樊梨花心滿意足，磕頭謝恩。太子和魯國公也十分高興，離開樊府，當天便由寒江出發趕奔白虎關。

三天以後，李治等人來到唐軍大營。唐天子李世民聽說兒子來了，十分高興，賜平身，又給老程道了辛苦。兩下互相介紹過情況，皇上說道：「當初薛丁山的頭銜，是太子所封，現在仍由太子處理此事，只要把事情辦得圓滿，朕沒啥說的。」太子跪聖聖命。

李治一想，怎樣才能使薛丁山就範呢？他請老程來作商量。老程算是摸透了薛丁山的脾氣，便如此這般地向太子說了一遍，太子點頭同意，當下傳令升帳，眾將官盔明甲亮分列兩廂。一百二十名站堂軍各拿刑具分為左右。四十名劊子手懷抱鬼頭刀，身披大紅，在帳外等候。李治把龍膽一拍：「帶罪犯薛丁山！」一聲令下，薛丁山被帶進大帳。太子來到前敵的消息，薛丁山已經知道了。回想當初御校場比武，長安城誇官的情景，再看看今天如此狼狽的下場，薛丁山羞得無地自容，怕與太子見面，真是藏躲不得。現在被帶到大帳，他把頭低得讓人看不著臉，他覺得愧對故人呀。來到大帳，薛丁山往地下一跪：「太子在上，罪人薛丁山參見千歲！千歲！」

李治往下一看心裡也不好受。自從薛丁山掛二路元帥離開長安之後，就沒見過。曾幾何時，他卻落到這步田地。臉上的光澤也沒了，豐滿的臉龐也變瘦了，二目失神，面帶倒霉氣，心裡又疼又恨，可還得按商量的方法辦。於是他把眼珠一瞪，桌子一拍：「下跪可是薛丁山嗎？」，「正是罪民。」，「哇，薛丁山，你知道你犯下什麼罪了嗎？恨我當初看錯了人，那麼多的人才為什麼惟獨選你為二路元帥，還加封你為龍虎狀元、十寶大將軍呢？本望你能為國家出力報效，哪知道你是個豬狗不如的東西。我怎麼對得起我的皇父，怎麼對得起全國的臣民，又怎樣對得起死去的將士！薛丁山，我且問你，你一共犯了幾條大罪，還不如實招來。」

薛丁山一看，人要落到這種地步，活著連一點兒味兒都沒了，可是賴誰呢？路是自己走的，我自己把我自己毀了，別怪人家拿我發脾氣，也別怪人家拿我不當人。薛丁山望上叩頭：「罪民大罪千條，真是罪該萬死，我為國擋賢，大逆不道，另外我屈在了樊小姐，趕走薛應龍，箭射天倫，犯下不赦之罪，殿下怎麼處分都行，我願領罪。」

李治看出來薛丁山的話是發自內心，說著說著眼淚都下來了，太子的心也軟了。心想只要他承認錯誤也就算了，還得叫他請樊小姐！又一想不行，以前他幾次反覆，這次再反覆怎麼辦？太子又把桌子一拍：「哇，薛丁山，既然你知道犯下不赦之罪，那麼我殺你就是罪有應得了，來人哪，把他架出去梟首示眾！」，「喳！」捆綁手、刀斧手往上一闖，把薛丁山抹肩頭攏二臂，拖出大帳。眾將見把薛丁山拖出去，都傻眼了，心說這事不是完了嗎？這些日子薛丁山表現不錯呀，雖然他箭射天倫，那是誤傷啊！樊小姐的事也過去了。好容易把太子千歲盼來了，實指望能在萬歲面前多加美言，沒想到他比萬歲的脾氣還大，不容分說這就殺呀，看意思薛丁山是活不了啦。眾人想求情又不敢。

大家正在發急，程咬金說話了：「殿下，人非聖賢孰能無過，知過必改乃為俊傑。我看丁山有痛改前非的表現，把他饒了吧。」，「現在就放回來嗎？」，「殿下先不要放人，我到外頭去看看他還說什麼，要是誠心改過，您就把他赦了。如果是假的，還不能放他。」李治點頭。

程咬金來到外邊一看，薛丁山被綁在法標上，低著腦袋，一語皆無。程咬金邁步來到面前，拍拍他的肩頭：「丁山，把眼睛睜開看看我是誰？」薛丁山早聽出是他了，把發絡一甩，看了看程咬金：「爺爺！」，「咳！你怎麼不往人道上走呢！真是海大了什麼海獸都有，山大了什麼走獸都有，人多了什麼模樣都有。看你長得一表人才，在人前一站夸夸其談，要文有文要武有武，多好哇！可你氣迷心竅走了斜道。你自己說罪有千條，我看一千條還不止！咱爺倆最後再談一次話，我問你剛才在殿下面前說的那些話，是發自內心呢還是假的？你要想對得起我就說良心話。」，「爺爺，您叫我說什麼呢？我完全發自內心追悔莫及。我恨我知道的話太少，所以說了半天不能代表我的內心，我用什麼語言才能表達出我的真心呢？我說的都是實話，你們信也罷不信也罷，就是把我殺了也決無怨言。」，「行了，總算我知道你是怎麼回事了。我去給你求求情，再給你留個機會。可有一樣，要把你放了你要再支稜，再撲稜腦袋，往後咱爺倆誰也不認識誰。」，「多謝爺爺，您放心吧。」，「我，我試試看。」程咬金心裡暗笑，這種人就是一頭烈馬，非得把他馴服了不可，不馴服他就會橫蹦亂跳，隨時隨地都能捅妻子。這回如果再把樊梨花得罪就沒救了，所以不能心慈手軟。

老程趕回大帳，對李治說：「殿下，這回是真的了，您就放了他吧」，「好。來人，把薛丁山赦回來。」薛丁山回來，二次跪倒：「謝太子千歲不斬之恩。」，「哇！非是本殿下不殺於你，也不是疼愛你，老國公苦苦求情才把你赦回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，「殿下，只要有我這口氣，讓我幹什麼我幹什麼。」，「好吧。你犯罪的原因就在樊小姐身上。我希望你們破鏡重圓，夫妻言歸於好，讓樊小姐領兵帶隊，你也幫忙，攻打西涼為國立功，將功折罪。你可樂意？」，「罪民樂意。」，「樊小姐的火氣可是挺大的呀。你想用什麼方法把她請出來，用什麼主意讓她消氣？」，「這，殿下，這我不好說，我合計著，樊小姐不能來了，讓我得罪透了。人家看著我不是人，怎麼能跟我破鏡重圓呢？我想都不敢想。」程咬金說：「她能來不能來，我不在於樊梨花，而是在於你。心誠則靈。你要真承認錯了，好好哀求樊小姐，她決不能不來。這樣吧，死罪饒過活罪不免，讓你帶罪到寒江關聘請樊梨花，你願意去嗎？」，「老爺爺，我願意，只要能辦到的我儘量去辦。」，「不行，一定要辦，告訴你，去得有條件，一、不帶隨從不騎馬，一步一步走到寒江關；二、別以為你是什么二路元帥、龍虎狀元，這些早給你擱了，你現在是普通老百姓，你要青衣小帽；三、見著寒江關的城門就得跪下磕頭，一步一頭磕到樊府，見著樊小姐你再哀求，要請來就將功折罪，請不來殺你個二罪歸一。殿下你看怎麼樣？」，「就依老國公之言。」薛丁山無話可說，趴在地下磕了兩頭，轉身退出。

薛丁山回到寢帳，心裡挺不是滋味。想了想，把自己的親兵叫來，找來一套衣服。薛丁山脫掉綢緞，換上平民服裝，頭戴一把抓的隨風倒，身穿青布小袍，腰繫布帶，穿了一雙白布襪子，腳蹬便靴，帶了點散碎銀子，離開大營，趕奔寒江關去請樊梨花。

薛丁山下步寒江，這一回他心服口服。想起以前的所作所為，自己也深感內疚，往上說對不起國家，往本身說太對不起爹了，我爹為我操了多大的心，臨終死得那麼慘，居然被我射死了，我渾身是嘴難以分辯，皇上也好，幼主也好，程咬金也好，對自己還算不錯。就是把自己殺了，自己什麼詞兒也沒有，可還給我留個機會，這還有什麼可說的？現在只有一心一意帶罪立功，無論如何把樊小姐請出來，況且也真對不起樊梨花。薛丁山一邊走一邊想，一步一步趕奔寒江關。望見寒江關城樓了，他心裡不由一動，樊小姐就住在這，人家能不能出頭，見了人家怎麼說呀，低著頭邊走邊想，到了城門洞，他忽然想起來了，程咬金告訴他得一步磕頭到樊府；他一看不由得嘴咧開了：城裡頭做買賣的人來人往，我挺大的小伙子往這一跪，磕著頭往前走多難為情啊！又一想，也願

不了這些了，事到現在自己就得把自己豁出去，我還顧什麼臉面呢！薛丁山把心一橫，撩衣服跪在地下，走一步磕一個頭，這一下寒江關的全都吃驚了。人們交頭接耳議論紛紛：「哥哥兄弟，這怎麼著？」，「不知道啊，大概這人有病。」，「不像有病，也許他許了什麼願了，說不定是孝子，替他娘還願。」說什麼的都有，薛丁山乾跪不聽。從城門到樊府有二里半地，得磕多少頭？把薛丁山磕得蒙頭轉向，用手偷偷一摸，大腦袋上長個小腦袋，腦門子都磕腫了。到了樊府抬頭一看，大變樣了，跟當初截然不同：府門油漆彩畫，光彩照人，大門開著，門前立著轅門，有金甲武士站崗，不少衛隊巡邏。薛丁山心裡明白了，一定是太子委給樊梨花大權了，早晚叫她領兵帶隊身為元帥，看這架勢是帥府的氣派，想自己也是二路元帥，如今落成無職的白人。

薛丁山愣了半天。這才來到府門，剛往前邁了兩步，就被巡邏的隊伍擋住了：「站住，幹什麼的？」他只得強作笑臉：「我是從白虎關來的，我叫薛丁山，我要拜會樊小姐樊梨花，求你給我通報一聲。」，「薛丁山？你等會兒。」這人一轉身奔裡邊去了。

時間不大，老總管樊忠領著一伙僕人從裡邊出來了，這些僕人都是甩頭疔瘡青單帽，身上穿著袍，腰裡係著帶子，手裡拿著鞭子和棒子。就見樊忠怒目橫眉，邁大步走到帥府門前，軍官告訴他這就是薛丁山，要求見樊小姐。樊忠走到薛丁山面前看了看：「你是誰？」，「我叫薛丁山，要見樊小姐。」，「呸！閉住你的臭嘴。你是不是瘋子，薛丁山就像你這樣嗎？你還恬臉說。人家薛丁山是十寶大將軍、平西王薛仁貴之子，何等英雄，瞅瞅你這模樣，就你穿這衣服帶這帽子，你是薛丁山？本應該把你拿下亂刀分屍，念你是個糊塗人，來呀，亂棒趕走！」，「啞！」這些僕人往上一闖，把棒子、鞭子掄開，叭叭叭一頓狠揍。薛丁山趕緊解釋：「別誤會，我確實是薛丁山。」，「他還敢說，再打！」這一陣皮鞭把薛丁山打得連滾帶爬，一直打到十字街，僕人們才回去。

薛丁山一摸，臉上沒挨鞭子，身上可沒少挨，到處疼痛難忍，他把眼珠一瞪，牙關一咬，我薛丁山怎麼落到這步田地，真是閻王好見小鬼難纏啊！怎麼辦呢？有心發脾氣，又不敢，現在是帶罪之身，沒理由發脾氣，可這門我都進不去，怎麼請樊小姐呀！真是左右為難，把他急得在十字街來回打轉轉，一籌莫展。

薛丁山正在大街無法可施，忽聽樊府響起牛角號聲，「嘟——嘟——咣——咣——」緊跟著一陣馬掛鑾鈴的聲響，由打樊府跑出二百對子馬，馬鞍轡上都坐著彪形大漢，一個個銅盔鐵甲，腰懸彎刀，手舉軍旗，飛龍旗、飛虎旗、飛彪旗、飛豹旗，正中央是一桿大纛旗在前邊開道。老百姓呼啦往兩旁一閃，薛丁山也被擠在人群裡。他心裡明白，這是元帥要出動了。對子馬從面前飛馳而過，緊跟著是大帥的導隊。排刀手、捆綁手、轅門官、中軍官一隊挨著一隊，後面是四十八名旗牌官，旗牌官馬隊過去以後，薛丁山發現二百女兵，一個個頂盔貫甲，單袍束帶，佩劍懸刀，非常精神。看樣子樊梨花要出來了。女兵過後，打來一把九曲歪把紅傘，紅傘下一匹桃紅馬，馬鞍轡上端坐一員女將，頭上頂著帥字金盔，黃金抹額，頂梁門飄散十三曲贊纓；身披麒麟寶甲，外罩素羅袍，上繡靈芝草，下繡麟翻身，鳳凰裙遮住雙腿，鑲牛皮戰靴；護背旗八桿，走金邊招銀線。臉上看長得做骨英風，絕代姿色，手綽馬鞭，鳥翅環得勝鉤掛著三尖兩刃刀。再後邊還是女兵。薛丁山一看正是樊梨花，心裡一陣難過。看人家樊梨花何等威風，我薛丁山落到了什麼地步，怎麼跟人家比呀！眼看樊梨花馬到近前，薛丁山心想：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，仗著膽子我就過去吧，無論如何得把她請到兩軍陣前。他趕緊把人群一分就衝過去了。可他想到樊梨花馬前，哪有那麼容易，兩旁的親兵衛隊一見有人衝隊，鏘啾啾拽出寶劍，把戰馬一圈圍住了薛丁山。其中一個女將軍用劍尖指著薛丁山的鼻子：「呸，膽大的狂徒，竟敢衝撞元帥的導隊，你活膩味了不成，來呀，把他亂刀分屍。」，「別別，各位大姐呀，你們誤會了，我姓薛叫薛丁山，我要見你們元帥，求你們給我通報一聲。」，「你是誰？」，「我是薛丁山。」，「呸！你真能找我們元帥的便宜，薛丁山乃是二路元帥：十寶大將軍、龍虎狀元，何等的威風，瞧你這模樣，青衣小帽，人不人鬼不鬼，竟敢口出瘋言，打他！」這些女兵女將把馬鞭舉起來，又是不分頭腦地一頓亂揍。到了這會兒薛丁山也豁出去了，兩隻手捂著臉：「各位你們是誤會了，我要見大帥。」他三衝兩縱從兩匹馬的中間躡過去了，一伸手攔住樊梨花的馬頭，緊緊扣住絲韁，單腿往馬前一跪，抬起頭來：「梨花，娘子，俺薛丁山在此。」

樊小姐早就看著他了，那麼熟悉的身影還能不認識？而且薛丁山一進寒江關，家丁就向樊小姐作了稟報，小姐也作了安排。現在一看薛丁山顴骨突出，兩腮深陷，眼窩發青，面無光澤，滿臉灰塵，頭上起個大包，衣服不整，狼狽已極，樊姑娘一陣心疼，真如刀紮肺腑一般。有心當場認下，又怕他日後反覆。還得考驗考驗他。樊梨花把心一橫，厲聲喝斥：「膽大的狂徒，竟敢胡言亂語，衝撞本帥的導隊，左右，與我把這瘋子拉下去砍了！」

衛隊答應一聲，如狼似虎，抬起薛丁山如飛而去。抬出有半里之遙，撲通一聲，把他扔到了一塊菜園地裡。

薛丁山滿面羞愧，從地上爬起來跑回原地一看，人馬已經無影無蹤。他向老百姓打聽，才知道樊梨花到校軍場操演人馬去了。薛丁山心想，我要不把樊梨花請出來，咋回前敵呀！見了太子沒法交待呀！你上校軍場了，我也去，這回薛丁山真下了決心啦，也不吃也不喝，一路小跑趕奔校軍場。出了城一看，他進不去呀，外面層層把守。他側耳朵一聽，校軍場裡鼓號喧天，正在操演人馬。他圍著校軍場轉來轉去，轉到西北角，這塊沒有卡子，還有小土坡，登上土坡往裡看正合適。土坡上擠滿了老百姓，都往裡看著。薛丁山也爬上土坡擠到人群當中，揉揉眼睛定睛觀瞧，只見校軍場裡旌旗蔽日，刀槍明亮，現在正操演馬隊。擺的是二龍出水陣，就見隊伍整齊雜而不亂。騎兵操演完了操演步兵，全是陣法，什麼一字長蛇，二龍出水等等，把薛丁山都看直眼了。他再往帥台上一看，上面一把虎皮金交椅，後面打著一頂九曲歪把繡頂傘，傘下罩定一人，按劍坐在椅子上，正是樊梨花。中軍官、旗牌官、轅門官都在兩旁站立。只見樊小姐手裡拿著五色的旗子，現在正晃動黃旗，軍旗一擺，隊形馬上變化，跟刀裁斧剝一般。薛丁山看罷暗自稱贊，心說我當初發的什麼牛脾氣呀，滿好的事都讓我弄砸了。

他越看越佩服樊梨花的軍事才幹。他怕樊小姐收兵回府以後再見面不易，便打定主意，不顧一切分開人群，縱身跳進校軍場。

站崗的兵丁見有人向帥台衝去，便又是喊叫又是追堵，而薛丁山像發瘋一般，推倒攔截他的士兵，三躡兩縱跳上了帥台，撩衣服跪倒在樊梨花面前，他要傾訴內心懇請樊梨花。不知樊小姐如何答覆，請看下回分解。